

張大千傳（六二）——廬山煙雨（完結篇）

王家誠

情緒低落，過度勞累，七十一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六日，張大千住了一個多星期的醫院。直到梅花綻放，他的精神也隨之好轉，恢復了豁達樂觀的生活。

「萬里還歸故國山，溪邊結得屋三椽，種梅買鶴餘生了，月下花前伴鶴眠。」

壬戌嘉平月寫摩耶精舍小詩 八十四叟爰。——梅花

小幅上面，僅寫小小的一枝紅梅，枝上蘚苔密佈，花只稀疏的數朵，生意盎然。題款在右，比梅樹所佔位置還大（圖一）。

探病友人，對摩耶精舍的環境，讚不絕口。精舍建成之後，很多人卜宅外雙溪畔，雞犬之聲相聞，入夜燈光點點，遙相照映，大千心情愉悅，作〈桃源圖〉。

六尺多高的立軸，潑墨和青綠潑彩的懸崖峭壁佔了大部份，崖腳下漸成一片虛白，夾岸怒放的是梅？是桃？莫辨。左側有深不可測的巖洞，斗笠、蓑衣的漁人，駕著一葉小舟航向洞口，右側則是密密麻麻的題識：



圖一 大千在〈梅花〉題詩中表明返台築園的心境。

「種梅結實雙溪上，總為年衰畏市喧，誰信阿超才到處，錯傳人境有桃源。」
摩耶精舍梅甚盛，二三朋舊見過吟賞，歡喜贊

嘆，引為世外之歡……時七十一年壬戌嘉平月之
初七日。八十四叟爰。」（圖二）（註一）

陽曆元旦不久，史博館定於二月二十日舉行「張大千畫展」，同時展出藝術界期盼已久的〈廬山圖〉，館長何浩天請張群前往精舍「督工」。唯恐大千過度勞累的張群，為免耽擱展出，失信於公眾，也只好勸大千心無旁騖，專注在大畫上面，在約定送交裝裱前，見畫面大致完成，張群放心不少，囑咐大千，有些細節，能省就省。

保羅談及大千自己當時對〈廬山圖〉的看法：

「以我家老太爺的標準來說，廬山圖實際上是未竟
全功，僅完成百
分之八十五，尚
有百分之十五還
需點描潤色。當
時曾作討論，我
們老人家以尚未
題詩落款，細部
用章鈐印等留
白，即明白表示
廬山圖未完成：
……」（註二）

張群力主先行裝裱，不妨展後再取回潤



圖一 大千筆下的外雙溪化成了桃花源武陵溪。

色。計議既定，大千專心構想題畫詩：結果所題和以前寫給樂恕人的詩稿不太一樣：

「從君側看與橫看，疊壑層巒香霧間，彷彿坡仙開口笑，汝真胸次有廬山。」

遠公已遠無蓮舍，陶令肩輿去不還，待說瘴煙橫霧盡，過溪亭坐我看山。」（註三）

詩後未落下款，未加章印，史博館特在〈廬山圖〉樹側，加以說明：大千先生循古規，將以負責態度，展後再加潤色完成。

參加畫展揭幕典禮當晚，大千又偕雲波及女兒前往國軍文藝中心，觀賞大鵬劇團的〈飛虎山〉、〈探親家〉

等戲，次日以電話向在港的葦窗談演出的盛況，表示四月朔生日那天，台灣電視台演戲暖壽，要請葦窗專程來作「戲提調」。



一月十一日，有件出乎大千意料之外的收穫：葦窗轉來香港畫家、理論家薛慧山得自韓國恩師曾熙的對聯：

「道德涵如淵海，精神壽之鼎彝。」

大千肅立拜賞，以示尊師重道。

大千對曾熙、清道人二位老師的尊敬並不止此。

「此亭惟爽塏，厥詞不浮華。」

「閒尋書冊應多味，喜入燈花欲鬥妍。」

這是懸在大風堂牆上的李、曾二位老師書聯，據說大千每有遠行，都在老師聯前行禮辭行。

壬戌除夕那天，大千也未閒著，畫了幅〈青綠山水〉題：

「董巨荆關跡已陳，別開新境與傳神。千帆過盡江流在，闊浦遙山不見人。」

壬戌嘉平月歲不盡日。」（註四）

往年除夕，無論在八德園或環碧庵，都有子、媳、

女和孫輩環繞左右，熱鬧非凡。在台灣，有時在日寒家中守歲。而這年除夕，過得相當冷清。除了一位當班的護士，園中執事人員幾乎全都回家團聚。大千只請了樂恕人一位未成家的外客。加上雯波、保羅等幾位家屬。第二天，大年初一，來了些拜年的友人和弟子。大千也出了趟門；給張群和數位老相知拜年，晚上又恢復了除夕的冷冷清清。

晚餐桌上的話題從如何使由日本買回的梅花、海棠明年開得更好談起，多日來一直胃口不佳的他，對恕人苦笑著說：

「明年不曉得我還在不在？」

雯波白了他一眼說：

「哎呀！大年初一，你就說這些不吉利的話！」

年前才去日本買花歸來的保羅默然不語，恕人想打開僵局，故意支開話題，大千則淡淡一笑，不再說一句話。

恕人冷眼旁觀，八十歲生日時傳來的香港星相家之言，對大千心理影響很大，他似乎老想著八十五歲這一「關」難過；常情不自禁地說：

「我活不久久了！」

「我來日無多了！」更常掛在嘴邊的便是那句：

「明年不曉得我還在不在？」

農曆新年這天，他正邁向八十五歲，難怪情緒有些

波動。

陽曆二月下旬，史博館畫展結束，展出後的〈廬山圖〉已遭人取回，大千抱病修改，只是每天工作時間稍加限制。

「廬山煙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，及至到來無一事，廬山煙雨浙江潮。」——觀潮

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見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——題西林壁

從蘇東坡兩首詩中，不難看出，煙雨朦朧，神秘莫測的廬山，比黃山更雄奇，也更複雜。

起起伏伏的峰嶺，轉折奔瀉的飛瀑，參天古木襯映出影影綽綽的隱士廬，卻不見葛巾策杖的隱者；據當時最接近大千的樂恕人透露，大千原本引晉朝在東林寺修行的惠遠法師與陶淵明、陸靜修交好的故事；在虎溪橋畔草亭話別的情景，但畫後又將人物塗改成一堆山石。變成像他題畫詩中所賦的「遠公已遠無蓮舍，陶令肩與去不還」不著一人，認為為今之世，山中已無高人。

改來改去，他心目中仍認為〈廬山圖〉尚未完成，因之也就沒有落款鈐章，成為永未完成的傑作。（圖三）而這幅畫的歸宿，在他百歲之後，依然波瀾迭起。

首先遇到的難題是畫價的問題：
當初李海天在黃天才、羊汝德陪同下，到摩耶精舍

求畫，大千完全未提畫價，只問海天：

「你這新大廈完成，我該送你甚麼禮物呢？」——李、黃、羊三位似把大畫視為假日飯店落成的「禮物」。

保羅曾試探著問大千，畫這般大畫，淘神費心力，有沒有言明酬金？此言一出，立刻遭到老父的訓



圖三 大千〈廬山圖〉題詩未落名款的後段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斥。他告訴謝家孝：

「這一問，挨了老人家幾句訓，說我真不懂事，『他要致贈報酬多少是他的事，不是我們要問的！』老太爺訓我。」（註五）

不久社會上出現畫價千萬元的謠言，及該不該課稅的爭論，甚至使飽受謠言困擾的大千延遲了好一陣才行開筆。

〈廬山圖〉展出期間，深得藝文界好評，又掀起了以千萬天價向他訂製大畫的風潮。

多年來，開畫展、印畫冊和八德園攝影冊，宣揚大千藝術的史博館何館長，面邀大千作一幅媲美〈廬山圖〉的大畫，大千首肯，並約定以〈黃山圖〉為題。

鴻禧美術館言明以十萬元為酬，求大千的巨幅作品。菲律賓首都銀行董事長，也以十萬元求畫，並援例先買妥巨幅畫絹，送到摩耶精舍，

……

轉眼即至的七十二元宵節，又有一件大千意想不到的事：

「身健在且加餐把酒再三囑，人已老歡猶昨為壽百千春。」

真是久睽了——此乃大千四十七歲（三十四年）集數位古代名家詞所書聯；其時他在成都金牛壩築園新成。近有香港某友從大陸難民手中獲得。攜到台灣後，張群

見而激賞，大千乃以所作〈墨荷〉易得。以山馬毫筆題跋聯上，贈張群為春酒之壽。（註七）（圖四）

三天後，知友王新衡七十六歲生日，大千畫〈紅梅〉為壽，彎曲蒼勁的古幹，青雲直上的新條，象徵出老幹新枝，世代繁衍的生命力。題詩：

「解得周三月，梅花自有春，如何千古士，不諳夏建寅。」（圖五）

三月三日，記者蔡文怡小姐到摩耶精舍訪問，所提問題範圍極廣，諸如大千的性格、夫妻相處之道、愛波的感受、子女情況，無所不談，甚至連大千在上海泡澡堂的事也問到了。大千夫婦，心情開朗，有問必答，妙語如珠。

招待記者晚餐時，沈葦窗、樂恕人、羊汝德這些媒體前輩在座，談笑風生，蔡文怡更覺得不虛此行。話題從〈新蜀山劍俠〉影片轉到四川劍客時，大千彷彿回到時光隧道，興奮地說：

「四川劍俠，我最清楚不過，抗戰前我曾借住過劍仙的家中，那些騙人的玩藝我都知道，譬如劍仙把手電筒藏在袍袖裡，在黑夜徒弟孫面前虛晃一招，刀光劍影就出來了。」

蔡文怡以〈大風堂情緣〉為題，把訪問記錄刊載在《雄獅美術》（七十二年五月號）；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後一次，內容充實的訪問。

次日——三月四日，沈葦窗陪大千到榮總作物理治療。回到精舍，兩人喝茶聊天。知道董浩雲遺體火化。在香港的別墅中，董氏家人設「浩雲堂」以為紀念，只留下少量骨灰，餘者分別撒到太平洋、大西洋和印度洋董氏輪船航路之上。只想請大千寫幅堂名，刻匾懸掛。大千當即找出乾隆御用紙書寫後鈐章交葦窗處理。話題轉到自己百年之後，表示贊成火葬，藏骨於梅丘之下，葦窗怕引起大千的感傷，趕緊支開話題。

三月五日，臺靜農來訪。靜農一向主張大千應把辛苦寫成的《莫高窟石室記》早日付梓，大千迄未找出原稿。這天大千告訴靜農，書稿已經找出，不日交臺氏付印。靜農建議大千口頭敘述洞窟的發現者、壁畫中已有洛神賦題材及敦煌壁畫與印度關係等，請秘書記錄作為後記，供研究者參考。

大千和靜農結識於南京中央大學，靜農以習明末倪元璐書法見長。倪元璐書品、人品俱為大千所崇敬，收藏倪書也不遺餘力。抗戰期間，大千住青城山，靜農住成都附近的江津，大千從目寒處見到靜農寫的元璐體手札，贊賞之餘，馬上找出元璐真跡〈體秋〉詩條幅，命弟子雙勾，供靜農參考。他八十大壽過後，更以寶刀贈英雄的心情，把自己珍藏數十年的寶物——元璐真跡送給靜農。大千認為靜農是：「三百五十年來寫倪字的第一人」。秘書馮幼衡撰〈大千居士贈寶記〉（註八）記述倪元璐史跡、靜農生平、與大千結緣及贈寶的原委。

三月七日，鄉友羅永揚從香港到訪，攜帶一件有曾農髯老師題跋的善子虎圖請他鑑定。對大千而言，又是一種強烈的情緒波動，聯想起在上海時的種種情景，禁不住老淚縱橫。鑑定虎圖真跡之後，又到園中照相留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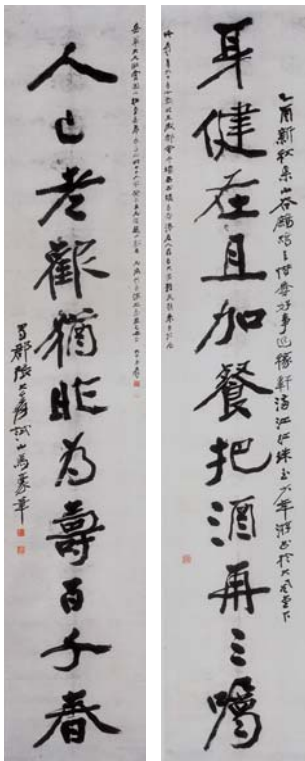
早在二月下旬，大千抱病潤色〈廬山圖〉時，由香港轉來吳昌碩入室弟子王介彥所贈近作《隨想錄》，書內刊有早年在上海時，曾農髯與王介彥、張大千等六人的合照。介彥在扉頁上題：

「曾老門前第一人，騰蛟起鳳見精神，老當益壯多懷想，痛飲千杯萬象新。」

書中所刊六人合照，極富紀念性，又經香港友人放大，大千非常高興。

接踵而至的是老友譚敬的兒子譚建元夫婦到訪。建元夫婦僑居加拿大，帶來多位江南大風堂門人的書信和

圖四 大千民國三十四年所書聯，重加題識贈張群。





圖五 大千畫〈紅梅〉為知友王新衡七十六歲壽禮。

各種土產。大千接待之際身體虛弱，情緒激動。寫訪客地址時，雙手抖動，只好讓秘書先陪訪客到花園參觀。他當時就預備稍閒時多簽些史博館和香港出版的大千畫集，給个移和一干大風堂弟子，作為永久紀念。是以三月八日上午，雖然身體略感不適，但想題簽幾本畫冊諒

來無妨，便請秘書抱來一堆新出版的《張大千畫集》第四集，放在案邊。

首先在贈个移畫冊上題：

「承賜先農髯師偕兄與弟造像轉到，謹此九叩首。弟爰。」

回想到上海比鄰而居的往事，他以顫抖的手打開扉頁又題：

「六十年前，兄弟俱在英年，西門路寒舍，兄自安梯升牆，繇弟所藏六如所畫仕女。弟大驚，兄莞爾曰：

『試他究竟甜否？』今俱老矣，尚能為此狡獪否？弟已耳重眼花，行步須扶杖，且患心腹之疾，奈何，奈何！弟爰叩首。」

題贈弟子糜耕雲畫冊：

「耕雲仁弟，試閱兄近作，知目翳手戰，長病可嘆！八十五叟爰。」（註九）

……

簽到十餘冊時，家人和護士看出他已力不從心，勸他休息，他說：

「此時不寫，以後便再無機會了！」

不久便見他極度痛苦地撫著心臟部位，筆桿由手中脫落，人也頹然伏在案上。緊急送醫時，他囑咐家人為他帶二十本畫冊，以備住院無俾時簽題給友人、弟子。

初步診斷：有心血管硬化、心衰竭、胸悶等症候。

次日上午，精神略感好轉，看看古書，也可以跟護士說說笑話，到走廊散步。十一日下午情況轉壞，胸悶、嘔吐，院方把他送入加護病房，為他組織一個醫療小組，集合心臟、腎臟、神經、呼吸系統各科名醫十餘位，共同診治。十二日晚，心臟一度停止跳動，經急救後恢復，但因腦部缺血受損，雖然安裝人工心律調節器，神智依舊處於昏迷，延至四月二日上午八時十五分離開人世，他終於沒有走過八十五歲這關。（註十）

民國七十二年陽曆四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時，張保羅尊奉遺願，在張群主持的安厝典禮後，把大千骨灰殯葬於梅丘之下。



大千逝世後，〈廬山圖〉的歸屬，又成了各界議論的話題：

大千逝世第三天，〈廬山圖〉按原先的安排在台南展出。當時台南市長蘇南成力主讓此一墨寶留在台灣，不宜交付日本僑商。

立委王新衡，也是大千遺囑執行人之一，主張大千過世之後，既以所作書畫分十六份給妻子、兒女和楊宛君，實則並未留下其他書畫，提議〈廬山圖〉應留給張氏子女。

李海天深知大千是重然諾守信義的人，見各界紛紛議論，惋惜說：

「就差那麼一點點時間，大千如不病逝，他的廬山圖曠世傑作必定交到我手裡！」

有人提議，請羊汝德打長途電話問李海天，願不願出八百萬台幣（因保羅到日本大量買花、黃天才購絹等費均取自海天）。海天先說考慮，次日來電表示決定放棄〈廬山圖〉。

張群站在客觀公正立場，主張退還李海天已經付出的各種花費，然後把〈廬山圖〉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。李海天也不接受退費。一直懸宕到大千離開人世將近十年；張李兩家達成協議，同以捐贈人名義，於八十二年四月二日紀念大千逝世十周年儀式上，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（註六）。^註

——《張大千傳》全文完——

文註

- 一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，頁一四七。
- 二：謝著《張大千傳》，頁四四一。
- 三：謝著《張大千傳》，頁四四一。
- 四：全註一。
- 五：謝著《張大千傳》，頁四三一。
- 六：謝著《張大千傳》，頁四四四～六。
- 七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五，頁十三。
- 八：《形象之外》，頁一六九。
- 九：自王个移寄書至為个移及大陸友人、門生題畫冊，見《張大千全傳》，頁六二一～六。
- 十：自七十二年三月四日～四月二日事見《張大千全傳》，頁六二四～二八。

圖註

- 圖一：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四，圖五七。
- 圖二：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五，圖八一。
- 圖三：《張大千廬山圖》，天津人民美術社。
- 圖四：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五，圖二二。
- 圖五：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六，圖五二。